

父亲的演技

父亲是一个木讷、内向的人。在他去世后,我们兄弟姊妹才发现父亲为了我们,使出了他平生最擅长的演技。

小时候,家里常常揭不开锅,父亲以微薄的工资,养一家八口,自然是处处捉襟见肘,我们兄弟姊妹,知道家里“骡马腰上树”,从来不敢有额外的需求。

有一年冬至过后,叔伯二爷爷过生日,请来了难得一见的皮影戏上台请神,这在当时娱乐不多的乡村,是十里八村方圆十里的一件大事。吃过晚饭,兄弟姊妹都兴高采烈,兴致勃勃地前往观看,我那时上小学五年级,正为升初中联考忙得焦头烂额,那天功课特别多,我心急火燎地老想做完作业,好冲过去看个热闹,却被一道道四则混合运算问题觉得心慌意乱,思绪全乱,抓耳挠腮怎么也无法快速做完。空荡荡的堂屋里,昔日吵吵闹闹的家里只剩下我就着“忽闪忽闪”的煤油灯光,低头猛赶,好一副凄惨清冷的画面。我开始自艾自怜,怨天尤人,更是抱怨老师的自决武断、不通情理,边写

人的品性,在遭受诱惑的一瞬间间被决定。

大雨接连下了几天,这天略有好转,我带着儿子去市场买菜。正是瓜果上市的季节,几天的阴雨妨碍了瓜农出售,现在整条街都摆满了各类瓜果。

我在一个瓜摊前停下。这是一种地产的青瓜,外形和甜瓜有些相似,淡青色的皮,剖开是微黄色的瓤,吃起来清香甜脆。瓜农是个四五十多岁的中年汉子,虽说夏天,因早晚温差大,他还穿着厚厚的夹衣,坐在农用三轮车上,神情漠然地守着满满一车瓜。

那汉子看我在他摊前停下来,希望顿生,坐直了萎靡的身子。我问多少钱一斤,他报出价钱,果然比以往便宜得多。但出于习惯,我又问能不能再便宜一些,卖瓜的汉子沉默了,停了一会儿艰难地说:“这已经是赔钱卖了,不能再便宜了。”我突然意识到自己犯了一个错误,连忙低头挑选了十来个瓜,和儿子一起抬着回家。

儿子问我:“干吗买这么多?吃不了会坏的!”我说,儿子我给你讲个

边涕泪横流。

这时,门忽然被打开了,父亲蹑手蹑脚地走了进来,抚摸着我的头,低声俯在我耳边说:“这么乖的孩子,爸爸是第一次看到,没人催,自己却主动留下来用功,有这样的儿子,才是爸爸的福分,来!先停一下,我驮你去庄头喝一碗羊杂汤,再回来用功!”说着,便牵出自行车,我往后座上一坐,趁着月明星稀,我和爸爸两个人火速前往,各叫了一大碗。

回程时,父亲一个劲地叮嘱我回家,可千万不要泄露天机,因为他已经没有钱再请其他兄弟姊妹,而且是因为我懂事听话,才有这样一碗羊杂汤啊!

再回到案板上用功,我整颗心不但笃定下来,而且在寒冷的夜色里,有了这碗汤的滋润,我的心口温暖而充实,所有的数学难题,就这样一题一题迎刃而解了。

往后的日子,我和父亲因此有了一份默契,有时要任性地上自己偶尔出轨时,一想到父亲在“忽闪忽闪”的煤油灯

故事吧。

我母亲的童年是在一个古老的小街道过的。有一年夏季,阴雨连绵,一连下了十几天。正是瓜果丰收的日子,眼看都快烂在地里了,雨还是不停。趁着雨势稍小,瓜农们赶快全家动员抢救回来一些。这样的天气,收回来的瓜存放不了几天就会烂掉,所以要及时卖掉。那段时间瓜果的价钱是前所未有的便宜,只花一点钱就能成筐成筐地往家搬。

公平的交易

有一次,母亲跟着大人们一起去买瓜。卖瓜的汉子,是个瘦小的中年人,他戴着顶旧草帽,身上缠着块破雨布,赤脚站在泥水里,不知是冷了还是饿了,抑或是担心瓜卖不出去,他的肩膀不时地发出痉挛般的颤抖。在他的身边是一堆滚圆碧绿的香瓜,他不停地吆喝着往来的人:“我的瓜甜呀,好呀,买了不后悔呀。”

但卖瓜的太多,他始终没卖几个。看到有人走向他的瓜摊,他满脸堆笑,主动把价钱又压低了些,比其

下心满意足地告诉我——“有你这样的儿子,真是我的福分!”就知道自己从那一刻开始,愿意为父亲活出人生的光彩,也在人前人后常沾沾自喜地告诉周围的同学朋友——我是父亲最钟爱的儿子。

给父亲烧罢五七纸,兄弟姊妹们聚在一起拉呱的时候。大姐说如果不是父亲对她特别宽容厚爱,对她的叛逆性子一再包容,还在拮据的日子里,攒钱请她去喝羊杂汤,让她知道父亲以拥有她这个好女儿为福分,至今她不敢想象自己会是哪个道上的蚂蚱。噢!原来大姐也喝过父亲偷请的羊杂汤。这一提,兄弟姊妹纷纷都把自己曾在某一夜偷偷跟着父亲去喝过的秘密昭示出来,我们看到,连日来一直在黯然失色的母亲,在一旁笑出声来。原来,父亲以这样各个出击的方式,用一碗羊杂汤滚烫沸腾的温度,安抚了蠢蠢欲动的骚动,并在往后的生命里,一再温馨偶尔冷却的心灵。

我们虽然生长在那个贫瘠的日子里,却时时相信自己都是爸妈的掌上明珠,然后以这样的自信,推动自己天天向上、力争上游,让每一个阶段都活出力量,活出光彩。摘自《中国纪检监察报》

他的瓜摊都要便宜。但那帮买瓜的人还不满意,又往下压了压价钱,卖瓜的爽快地答应了。看到他这么痛快,他们又进行第二番的讨价还价,卖瓜的想了想也答应了。正当他拿起秤杆要称瓜时,人群中又伸出一只手来,压住秤杆再次喊出更低的价格,价钱低得实在不能再低了,那汉子低下头踌躇了一会还是答应了。

他把瓜一个个地称好装在母亲那帮买瓜人的竹筐里,眼看就要成交的时候,人群中又有人说话了:“再送给我们几个吧。”

卖瓜的汉子不说话,突然从装好的筐里夺回自己的瓜说:“不卖了,不卖了!”他把瓜倒在地上,用脚朝瓜堆上一阵乱踩,“扑哧扑哧”,瓜汁四溅横流,转眼间一堆瓜成了一摊稀泥,然后卖瓜人挑着两只空筐头也不回地扬长而去,留下母亲和买瓜的一群人目瞪口呆。

母亲每次讲完这个故事,都要总结一句,做人不能得寸进尺,也不能乘人之危。好多时候,我们帮助别人,不需要多少金钱,也不一定要伸出热情的手,往往一个公平公正的交易,就已经足够了。摘自《城市快报》

还要减三到五件东西。”

没办法,那套茶具加茶几,算了,还是不要了吧,他喜欢喝茶,自己不喜欢喝。那个看起来很舒服的小电脑桌,虽然颜色很漂亮,但是想想,自己更喜欢坐在床上用笔记本电脑,也放弃吧。

终于减到剩下那么点儿不得不用的东西了。搬家的师傅说:“可以了。”

家具陆陆续续地被往外搬,她坐在地板上,有些出神,说分就分了,留下的还是自己带进来的那些东西。忽然念头流转,想到了刚刚住在一起的时候,总是嫌东西少,买了这样买那样,结果大大的房间里到处都是喜欢的,一见倾心买下但却不实用的东西。

联想自己的婚姻,似也不满着加法。加一点,再加一点,不满意的身边有那么多女孩,不满意他总是一本正经地做着那个收入很低的所谓总监,不满意他在家不做家务,不满意他们没有一辆像样的车,不满意他的晚归、醉酒、小脾气……所有的不满意都促使她做着婚姻的加法,却忘记了爱情应该轻装上阵。

她站起来,对师傅说:“先别搬了,我,我想再等等。”

搬家师傅们都怔住了。

她擦了下眼泪,在心里说,等我空一点时间,做一下婚姻的减法。

摘自《人生与伴侣》

婚姻当成慈善事业一样苦心经营,即使千疮百孔,也不敢舍弃,害怕背负始乱终弃的恶名。一个从一开始就不平等的婚姻,一段即使痛苦也不敢终止的感情,如何会让人感觉安全与幸福?

所以,我欣赏那些为爱而结婚的人,但担忧那些为了拯救而迈入婚姻的人。曾经有的人,仅凭10分钟的视频报道,就决心嫁给素未谋面的残疾流浪者;还有的人,顶着所有人的压力,嫁给了因为见义勇为而失去性功能的英雄……这些带着拯救情结的人们,是那么崇高,却又是如此悲壮。就像荆棘鸟一样,将身子扎入荆棘之中,哪明白抑扬的歌声宛如天籁,但是却注定与痛苦共存。她们的下嫁曾经让很多人心感动得流下了热泪,她们的美好与纯洁铭刻在我们的心灵里。

但是,这种建立在怜悯与感动的拯救式婚姻里,究竟有多少爱情?十年之后,她们是否也在期待着别人的拯救?

摘自《婚姻与家庭》

自古红颜多祸水,这句话在新时代有了新的意义。兄弟我有两个红颜知己,现实中是邮政储蓄所的所长高小芬,网络上的是文友孙小芳。

因为时不时地到邮政储蓄所去取稿费缘故,高小芬对我颇有些仰慕之意,叫我“余老师”,我对她很是信赖。一天,她对我说:“你的钱搁卡上太可惜了,活期的根本没什么利息,不如炒股。”我说:“我根本不懂这些,我不想冒险,钱还是搁自己身上踏实。”她说:“你要是怕,就买基金吧,基金稳,虽赚不了大钱,但比存款好多了。”我虽然有一点点动心,但还是坚持着没买。

也就是那一阵子,文友孙小芳

不再和我谈稿费的事了,而是跟我谈起了理财。她给我灌输的一个重要理念就是:“你不理财,财不理你。”并以她自己为例,说写稿那么辛苦,稿费才那么一点,而炒股一天就能赚几百块几千块。她天天欢天喜地向我说她赚了多少钱,说得我心里痒痒的。

前有高小芬在前面拉我,后有孙小芳在后面推我,我终于下了水。那天咬咬牙,把两万来块的私房钱瞒着老婆拿出来买了基金。我现在怀疑我是全国基民的扫帚星,

我一理财 财就坑我

喜地向我说她赚了多少钱,说得我心里痒痒的。

一年之后,公司成立了一个旨在开拓国内业务的揽货部,小柯成了部长。她的月薪,变成了6000元。升为部长的小柯更加忙碌,要推广公司,要拜访客户,要签订合同……她的努力,自然也收到回报,公司在国内的业务不断增长,而小柯的薪水也不断上涨……

小柯在这家公司里做了六年,她的月薪早就突破了五位数。其间,她恋爱,结婚,做了一个男孩的母亲。孩子上幼儿园的那一年,恰逢香港科技大学的MBA班在深圳招生,小柯当即报名,并顺利通过了考试。此后的两年里,小柯再无休息日。每周六、周日,小柯风雨无阻前去上课。MBA的所有课程,都采用全英文授课,一些冷僻的专业词汇,小柯初时听得稀里糊涂。为了尽快掌握课堂内容,小柯带了一支录音笔,将老师的讲课内容悉数录下,回家后反反复去听……

两年之后,小柯从MBA班顺利毕业。当时正好有一家国际著名的船代公司,准备在深圳成立分公司。他们通过猎头找到小柯,请她担任新公司的经理。在经过一系列的考察之后,小柯走上任,她的年薪,为40万元……

这些年来,国内的投资热一浪高过一浪,从房产热到基金热再到股票热,小柯始终不为所动。她总爱说,人生最有价值的投资,就是投资自己,她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而她自身的经历,也证明她的投资获得了巨大的回报。

摘自《余文报》

ZHENGZHOU DAILY

编辑 郑大芝 电话 67655582 E-mail:zzwbwh1616@sina.com

非常男女

婚姻减法

终于要分手了。虽然离婚手续还没有办,可是她赌气地要先拉走东西。满屋的东西不舍得扔下,却样样带着有关他的回忆。那破旧了半边的小沙发,是因为他喜欢斜靠在上面看电视;那断掉了出水口手柄的热水器,是因为他总是要把那个柄往后推;还有那个天蓝色的抱枕,那是他的专用。

他倒大度,说屋里的东西都是你的,你想取什么就取什么。

已经记不得无休止的争吵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他是公司的技术总监,忙,每天下班时间不固定,常常是他做了她最爱吃的东西却等不到他的归来。

久了,就厌了。再加上一些生活里的琐事,比如两个人的年龄差距,或者是关于金钱的细小争执,再者就是他身边那些美丽如花的女孩,她见过,每一个都那样粘人地喊他的名字,然后在后面加上“总监”两个字——这通常是一个不得了的称呼,满满地积蓄了勾引的成分。

爱情开始出现了拉锯,你拉过来,我拉过去,两个人都不相让,都希望对方能顺从自己,而就在这样的拉锯中,婚姻就像锯齿下的木头,开始

一点点断开。

搬家的工人是她自己找好的。她有几样东西还要搬走,那是她住进来之后,从自己的小户型里搬来的,可恨的是,都带上了他的印记,自己用着,会不会因此而寝食难安?

看着满屋的大包小包,猛然想起,自己只叫了一辆快运的大面包车,说好了上下楼层,说好了路数,也说好了价钱,可这些东西,怕是一两辆车也拉不完。

不得不减减。其实有些东西还是没必要再要的,比如那个沙发,破了半边,价钱又不贵,且实用,好,先减去。然后,就是那个破电视,上面还有他用烟头烧过的痕迹,算了,扔下吧。再有,就是破热水器,值不了几个钱,也扔下吧。

三减两减,她用粉笔在带走的東西上面做着记号,屋里的两大阵营就很不明显了。刚做完这一切,门铃就响了,是她雇来的搬家公司。

那个领头的搬家工很有经验,看了下东西,说:“不行,装不下。”

她有些着急:“我可都是减过了的,怎么会装不下?”

他看了她一眼,说:“相信我,我的车能装多少东西,我最了解。至少

婚姻不是一场拯救

有一对夫妻就是如此。她从小丧母,生活困顿,窘迫得只能住在单体的小仓库里。当她见她这么可怜,就娶了她,想给无处安身的她一个自己的家,更想通过自己的帮助,让她能够幸福,不再那样可怜无助。时间一天天过去,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妻子并没有在这场婚姻里感受到幸福,反而时刻担忧自己被丈夫抛弃,更无法回馈他的感情。而那位一心拯救妻子的丈夫,反而在这场绝望的婚姻里崩溃了。

丈夫的善意没有错,但是他选择了一个错误的拯救方式,因为婚姻可以是爱与情、灵与肉,但绝不是一场拯救。

拯救是英雄的热血,是中帼的慷慨,是伟大的崇高,是不世的大爱

但是,它不能用于婚姻——一个只有我和你、夫与妻的狭窄空间以及一段长达一生的漫长日子。

因为拯救意味奉献,它注定施予者会高高在上;因为拯救是单向的,它注定接受者可能无以为报;因为拯救生于忧患,它注定可能要死于安逸;因为拯救发于瞬间,它注定要被岁月销蚀。

你站得那么高,我怎么才能接近你?你给了我那么多,我怎么回报?我能有今天是依赖你的支撑,一旦你离开我,我的日子何以继续……在拯救式的婚姻里,受救者心怀感激,诚惶诚恐地过着仰人鼻息的日子,像菟丝花一样紧紧依附,不敢忘恩负义;施救者,在比萨斜塔一般的失衡婚姻里,极力隐藏着业已摇摆的信念,将

昨晚梦见了

吴丽红根本不相信,天下有这样的事!

男子继续说:“这事情实在太奇妙,你不相信也难怪,我再说些细节,你看能不能对上号,你出生在1990年6月7日,家住龙海市青青小区龙潭花园8栋……”

吴丽红听了点点头,瞪着双惊奇的大眼睛,激动地说:“完全正确!这也太神奇了,你还梦到了些什么?”

被吴丽红这么一问,男子忽然有些扭扭捏捏,说:“当然还有,只是说起来有点难为情!”

快说啊,这有什么难为情的!男子摆出一副豁出去的样子:“那我可说了啊,你可别生气,我还梦到了你是我的恋人,我俩情投意合,爱得死去活来!”

吴丽红听男子说完,一下子安静下来,不再说话,她再也不发短信了,她的手机不停地叫,一次次地提醒她收到了短信,但每次她都匆匆看一眼后就不去管它了,反倒是一句没说一句地和该男子说话,不时被男子风趣幽默的话逗得

不祝你们白头到老

今天,高朋满座,嘉宾如云,作为主婚人,我受委托给新郎新娘讲几句话。虽然是“良宵一刻值千金”,在这种场合讲话要像“少女的超短裙——越短越好”(林语堂语),我还是想多啰嗦几句,而且是丑话说在前面,可能有点“不识时务”。

不怕你们生气,我不祝你们白头到老。虽然流行歌里唱道:“慢慢地和我们一起变老,是最浪漫的事”,但有多少人能享用这种“最浪漫的事”呢?屈指数来,老夫这几年参加的婚礼就有好几十场,还因“德高望重”,多次荣幸为主持人,祝新人白头到老。可是,话音犹存,已经有几对小夫妻劳燕纷飞了,再想想社会上扶摇直上的离婚率,互相的猜忌误会,对路边的野花的贪婪,第三者的插足,居心不良者的觊觎,甚至一个恶毒的谣言,都可能使婚姻破裂。另外,你们现在还不不太有钱,将来一旦发财富贵,会不会“男人一有钱就变

因为自打我买了基金后,基金就从来没涨过。我还痛悔自己取了个不吉利的笔名,叫“慢刀”,因为现在这把刀天天在慢慢地割我的肉。几个月下来,我的两万来块钱蒸发掉60%。现在到邮政储蓄所,高小芬见到我就像老鼠见到猫那样,躲进小房间里不出来;孙小芳也把我的QQ拉了黑。为了抵挡这慢刀割肉的疼痛,我天天到基金吧里寻求安慰,那里真是哀嚎声一片,一位老板说他这几个月亏掉了一辆宝马;一位退休老工人说,他把准备给儿子买房的首付款给亏掉了……余二我也是悲愤满怀,常在内心里呼号:为什么我一理财,财就坑我?摘自《江阴日报》

一年之后,公司成立了一个旨在开拓国内业务的揽货部,小柯成了部长。她的月薪,变成了6000元。升为部长的小柯更加忙碌,要推广公司,要拜访客户,要签订合同……她的努力,自然也收到回报,公司在国内的业务不断增长,而小柯的薪水也不断上涨……

小柯在这家公司里做了六年,她的月薪早就突破了五位数。其间,她恋爱,结婚,做了一个男孩的母亲。孩子上幼儿园的那一年,恰逢香港科技大学的MBA班在深圳招生,小柯当即报名,并顺利通过了考试。此后的两年里,小柯再无休息日。每周六、周日,小柯风雨无阻前去上课。MBA的所有课程,都采用全英文授课,一些冷僻的专业词汇,小柯初时听得稀里糊涂。为了尽快掌握课堂内容,小柯带了一支录音笔,将老师的讲课内容悉数录下,回家后反反复去听……

两年之后,小柯从MBA班顺利毕业。当时正好有一家国际著名的船代公司,准备在深圳成立分公司。他们通过猎头找到小柯,请她担任新公司的经理。在经过一系列的考察之后,小柯走上任,她的年薪,为40万元……

这些年来,国内的投资热一浪高过一浪,从房产热到基金热再到股票热,小柯始终不为所动。她总爱说,人生最有价值的投资,就是投资自己,她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而她自身的经历,也证明她的投资获得了巨大的回报。

摘自《余文报》

直乐。

不知不觉,终点站到了,吴丽红跟着男子一起下了车,朝着站口走去,男子见吴丽红跟着他,奇怪地问:“怎么?你也在这里下车?”

吴丽红脸上飞出一朵红云,说:“我是瞒着家人出来的,偷偷去会网友,本来前三站就该下车了,刚才听了你说的梦后,觉得我们才是前生注定的缘分,便决定不见那个网友了,这才跟着你下了车。”

男子从兜里掏出一张身份证,递给吴丽红,说:“这是你的身份证吧?你的姓名,出生年月、家庭地址上面都写着一清二楚!”

吴丽红接过自己的身份证,忽然明白过来,问:“你说的那个梦,是根据我的身份证编出来的?”

男子点了点头,说:“看你的身份证,又看你的神情,我估计你可能是从家里偷偷跑出来的。便编故事试探你,你看,我一个梦便让你放弃了那个网友,说明你们的感情并不可靠,你快回家去吧,别让父母在家里着急。”

吴丽红点点头,说:“你上我突然明白了好多道理,谢谢!”

摘自《现代女报》

坏”,而不论谁“一变坏”,婚姻也就寿终正寝了。这种事眼下实在太多了,但愿你们能例外,可谁也无法打包票。唯有互相忠诚,互相欣赏,彼此信任,杜绝猜忌,或许能让你们躲过这些劫难。

不怕你们记恨,我不祝你们白头到老。因为爱情要与时俱进,不断更新,现在你们很般配,郎才女貌,琴瑟和谐,但要想携手走下去,两人都要共同进步,甘苦与共,而不论遇到什么坎坷,遭到什么变故。古人说:“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四川大地震时,震区就有一个丈夫把妻子扔在屋里,独自逃出屋外,最后,只有离婚了事。人这一生,还会遇到多少这样的意外、不测、祸灾,爱情要受到多少考验,谁也无法预见。但如果是真爱,心心相印,生死相许,愿意为对方牺牲一切,那就没什么能把你们分开,哪怕是天崩地裂,起死回生。

好了,再讲大伙就要鼓倒掌了,毕竟丑话总比美言逆耳,倚老卖老也要有个度。我还得识点趣吧,就此打住。

摘自《广州日报》